



蒲公英的约定

高红◎著

抚松县长白山文化产业研究会



蒲公英的约定

高红◎著

抚松县长白山文化产业研究会

前言

我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了《蒲公英的约定》。它迈进了教育的大门，走进了校园的门里，看到了教师、教室里发生的事情。虽然只是门里门外那么一瞥，但通过教育现象的折射，似乎摸到一点门脉。毕竟，对每个家庭而言，教育是我们一生永远要面对的问题。教育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，它是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组合。对于乡村教育而言，它的起点、支撑点、落脚点，最终目标所向，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，九亿农民兄弟的期望所在。教育肩负的重担远远不是教给学生一点知识那么简单的事情了。而作为教育者，怎么做才能完成现代使命？当文化知识的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矛盾时，当文明的崇尚与低俗的奢侈产生摩擦时，哪种力量能够撑起国之兴旺？

一位台湾校长在国内一次讲演时有这样一段话：

禹是人，舜是人，我也是人！他们能做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“天下兴亡，我的责任”，唯有这个思想，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。

当老师的，国家就是你面前的学生。你往讲台上一站，



下边的学生就是你的国家，找国家太容易了。今天我往这儿一站，下面的人就是我的国家，我必须对你们尽心尽责，就要产生教化作用，影响作用，你就是我的国家，我爱你，就是我爱国，把我的思想传播给你，就是爱国！那你以后往你的学生面前一站，那就是你的国家。你不能浪费他的时间，他的生命，你要好好为国家培养下一代，你给他这种爱国思想，你就是一个爱国者，不给他，你就是不爱国。

既然爱国是从我们开始的。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。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也”，那么教育就从那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吧。

2013年6月6日





手术很成功。为我主刀的詹姆斯医生堪称半个中国通。他对东方女性充满了好奇，尤其对东方女性的爱情观大加赞赏。虽说是个医生，可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游历东方的见闻。我这个中国生中国长的中国女生，在美国疗伤的日子，听到的却是一个外国医生给我讲的中国故事。

中国云南，神秘的国土，有很多美丽的传说。云杉坪，土语称“游午阁”，即“情死之地”，是玉龙雪山东麓山箐里的一块大草坪。海拔有三千多米，它左上方就是雪山主峰。每逢春夏之间，绿草如茵，繁花点点，被周围的原始云杉林紧紧包围着。这里如此幽静，仿佛人间仙境一般。而它的美丽更源于它的传说——纳西族开山鼻祖开美和于勒排如蜂花般自由纯洁的爱情，却被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婚姻破坏扯离，便双双登上云杉坪殉情。后来，很多青年男女为了爱情的忠贞，也效仿先祖来到云杉坪。可人们在山上发现的尸体，往往只见女不见男。

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

詹姆斯很会卖关子，哈哈大笑一阵。

“你是中国人，怎么会不知道中国的故事？”

我有些气恼，便在网上搜出中国地图，指着东北与西南两个方向，告诉他中国这么大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土人

情。虽然都是中国话，可方言各不相同。如果不说普通话，这个地方的人就会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。同一个事物，在同一个地方还有不同的叫法呢。就拿我们东北来说吧，伪满洲国时，有个日本鬼子看见一位老人在大街上拾粪，就问：“这个什么的干活？”老人告诉他这是“筐”。当他看见有人拿同样的东西装粮食，就问那人“这是什么？”那人说是“土蓝子”。不久，他又遇到一个孩子，正用这个东西装猪草。孩子告诉他这叫“篓子”。“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？”他迷惑不解。

詹姆斯现在的表情，想必和当年那个日本鬼子一样吧。我不禁哑然失笑，心里有一种报复后的平衡和快乐。

出于好奇，也出于不想让詹姆斯笑话，我很费周折地打听到云杉坪的故事。原来，青年男女本相约喝下毒酒殉情，可每次都是女方先喝。当男子看见女人死在自己怀里那痛苦的样子，就动摇了，竟抛下女人下山离去。后来发现，云杉坪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只要男女双双殉情，男子的脸上都有几条黑道道，而女子脸上什么也没有。最后才知道，女子意识到自己死后男人会负心离去，便想出了这么个主意。俩人相约来到山顶，在这美丽的云杉坪，食过五味酒过三旬，女子要先看着男人喝下毒酒倒在自己怀里。但她不能确认男人是否死去，便拿木炭在男人脸上划道道。划一道，男人动一动她就等一等。划两道，男人动一动她就再等一等。直到

确信男人已经死去，她才喝下毒酒。自从男子先死后，女子没有一个逃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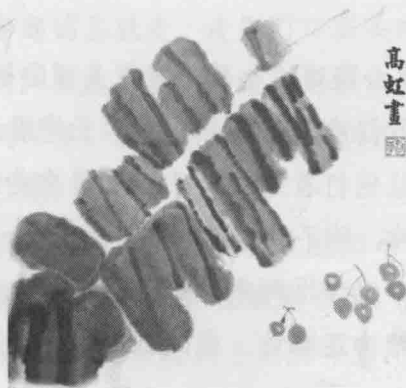
詹姆斯被东方女性执着的爱情深深感动。他认为，中国女人一旦爱上某个男人，至死不渝。这也是他渴望的爱情。

我叹道：“是啊！自古痴情女子负心汉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母亲不爱听。

“英杰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这鬼丫头到现在也不跟人家说实话，害得人家还以为你眼睛看不见，天天提心吊胆为你着急。”

我不是有意欺骗英杰，真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母亲看到詹姆斯跟我聊得这么投缘，目光中多了几分担忧。英杰来电话说玫瑰园已经动工，问我喜欢什么品种。我只淡淡地说出几样。我心里挂念蒲公英更多些。



二

李老师回来了。办公室里再也听不到那刺耳的笑声和嚷嚷声，她每天只是微笑着，不多言不多语。老师们不再跟她开过分的玩笑。大王也不再利用上班时间去村里卖烟。大家一下子稳当起来，按部就班地工作。张校长张罗着新学期计划。操场上除了栽满蒲公英，他还有个大胆的设置。此刻，他正思忖着怎么打报告向上级申请。

因为我的缘故，村长的女儿说什么也不来学校上课。村长没办法，只好托人将她转入参茸实小，并寄宿在长托班里。

小王老师调走了，上面派来一位年轻的女特岗教师，接替那班。班里的孩子只剩下五个，最让她头疼的是露水。露水家开了个小卖店，爸爸妈妈一上山干活，露水就成了小老板，所以经常不上学。她找过家长两次，家长总是推三阻四，嘴里应着让孩子去上课，可学校里就是不见露水的影。她心里很着急。

初春，乍暖还寒。路边的小草已经探头探脑地露出地面。还不到捕鱼季节，开江鱼价格不菲。露水正穿着水衩在江里收网，刺骨的寒冷让他打着寒战，手指冻得有些僵硬。但看到父亲那冰冷的眼神，他不敢上岸。

特岗教师姓夏，工作没两年，满腔热情，也特别较劲。露水又没来上课，她决定家访。来到那座崭新的瓦房跟前，



她又一次敲响朱漆的木栅栏门。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样子凶恶，操一口并不浓重的山东口音。“你找谁？”探出门缝的半个脑袋，“露水……”，门“呼”的一声摔上了。身后便传来一位老太太的声音，“呸！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”一个老太太拄着拐颤颤巍巍挪过来，夏知道这是露水的奶奶。

王奶奶早年丧夫，幸得一子取名幸儿。幸儿成人后娶了邻村的姑娘丫儿做媳妇。这丫儿长得也算标志，活儿也干得麻溜，就是对婆婆苛刻。那一年丫儿生了个胖小子，这可乐坏也忙坏了王奶奶。她跑里跑外递茶送饭端屎端尿哄小孙孙。农村的活儿多，喂猪养鸡孵小鹅，家里家外忙得很。可稍有怠慢，媳妇就踢桌子砸碗。好容易熬到孙子长到八岁读书了，才悄悄跟幸儿商量分开住。幸儿是个怕老婆的主，他还没把话说完，丫儿已经指着院子破口大骂起来。正在院子里干活的王奶奶听到骂声偷偷地背过身去抹眼泪。没过两天，媳妇从娘家回来卷起铺盖就走。走到门口回头冲王奶奶说：“这可是你撵俺走的。要是村里说闲话可别怪俺。哼！”王奶奶望着空荡荡的两间草房，想哭没处哭，想诉没处诉，自己养的儿子罪孽还得自己受。

“王奶奶也真是的，好好的儿媳妇不要，愣把小两口给撵走了。住也没处住只好呆在娘家不是。人家亲家正憋着口气要找上门来哪！”这话传到王奶奶耳里，一阵心酸，一阵心

蒲公英的約定

長白山

作家文丛



痛，老太太一头栽倒在院子里。“老天爷呀，你咋这样不长眼。俺一把屎一把尿把儿拉扯大容易嘛！俺盼他吃得好穿得好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娶上媳妇也算俺对得起那死去的老头子啦。俺不割舍穿、不割舍吃图的是啥？不就是盼他有个出息吗？如今他娶了媳妇就忘了娘。俺哪点对不住您啦老天爷呀，俺不活啦！”

这哭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，激起了村民的共愤。大家要治治这个不孝顺的儿子儿媳。躲在娘家的丫儿害怕了，跪在王奶奶跟前求她老人家宽宏大量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声泪俱下。儿子毕竟是儿子，王奶奶经不起媳妇的哭求，同意儿子搬回来住。可是没多久，媳妇拉着丈夫又离开了王奶奶。

扶着王奶奶走进胡同，夏心潮起伏。这里的人家与城里不同，家家户户都有庭院，房前屋后都有菜园。菜园用木杖子圈起来，在木杖子之间自然留出一条胡同。这胡同有点像城里的小巷，但很不干净，到处是鸡屎狗粪烂泥坑，散发着臭味。

老太太气喘吁吁，她说她有严重的气管炎。这是北方常见的一种病，喘起来能把人憋死。走进王奶奶的房间，就像露水作文里写的：油黑的大衣柜靠在挂满蛛网的土墙上，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摆在火坑上，一个粗笨的小板凳立在地中间，地面因返潮起不来灰尘。老太太虽上了年纪，说话还算清晰，



也挺爱干净。她掸了掸炕，实际根本没有灰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是新来的老师，不嫌俺埋汰就坐一坐吧。”夏坐在炕沿儿上跟王奶奶聊了一会儿，对露水家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

三

村部就在下坎村长家里。村长家坐北朝南，三间大瓦房，一间住宿，一间客厅兼会议室，中间厨房，这一带典型的农村房屋结构。

客厅里排列着几张沙发和木椅，中间“靠边站”上摆着茶杯茶壶，右边八仙桌上放着扩音器、收录机和一些书籍，窗台下一个矮柜能坐四五个人。南面窗户两边挂着粉红色窗帘，窗台上几盆月季花开得正红。这里来二三十人开会不成问题。

夏提出要在村里住宿并无偿给孩子补课。村长正跟大家研究怎么提供方便条件。

第二天中午，乌云密布。夏担心下雨，很早就来到露水家，但露水没在。她决定到江边看看。路过一片乱坟岗，看见王奶奶在一座坟前上香烧纸。坟上泥土是新的，有股子土性味儿。老太太嘴里唠叨着：“唉！老司头！”她没能听清楚，只道是“老死头”，心里好生奇怪。周边有几棵七扭八歪的老榆树，一只乌鸦凄叫一声从头顶飞过去，她觉得有些恐怖。

浓云乌压压涌上山顶，天空像一口大黑锅扣着小山村。松花江犹如一条玉带，绕过大半个村子，又甩向山那边去了。江宽不过百米，陡山密林映在水面上愈加森郁。

大雨要来了，她不禁一激灵。望望前面，竟还有几个孩





子在嬉戏。打石漂儿激起一串串水晕，如同蜻蜓点水般美丽。一个穿灰色外套的小姑娘溅了伙伴们一身水，又机灵地闪身躲过反击，接着就是一阵清脆的笑声。

一道闪电，又一声闷雷，眼前一片黑暗。闪电中隐约可见江面上一个黑影，那是露水在撒网。

“露水，快上岸！”她焦急地喊着。然而露水就像没听见一样，继续打鱼。夏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愤怒地望着幸儿。“你怎么不下水？让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份罪，你也下得了狠心？”幸儿不以为然，“他会撒网，我不会。我不能白养活他啊。”夏不愿理他，继续喊着：“露水，快上岸！”露水终于听到喊声，来到岸上，眼泪汪汪地瞅着老师，说不出话来。

村里安排夏跟王奶奶住一起，老太太非常高兴。

老太太孤身一人，家里有电视机，但她更喜欢那台半导体收音机。白天常有人来拉呱说话，一到晚上就只有收音机咿咿啦啦了。老年人睡眠少，夜晚最难熬，这也许是她收留夏的原因。

老太太盘腿坐炕上，叨起长烟袋锅儿。她年近七旬，牙齿已基本掉尽，巴嗒巴嗒抽起烟来却格外起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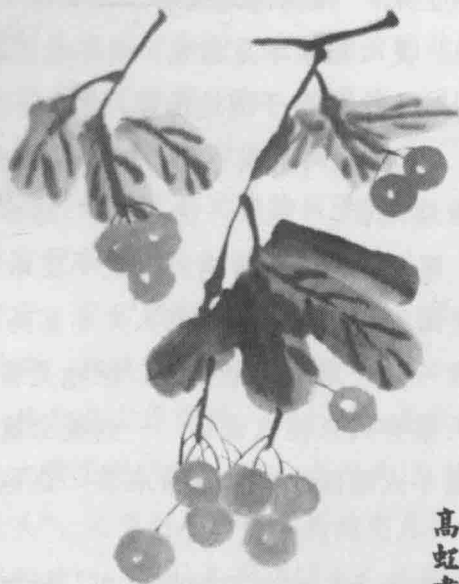
“俗话说：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。”

她跟夏聊得很投缘。

“这年头，有本事的都想着法往城里跑，你能来咱村教

学生，不易呀。”

夏腼腆地笑笑，没说什么。她每晚都到学校，如之前那样给孩子们上辅导课。



高虹畫



長白山

作家文丛



四

别看青河小学的操场不大，要载满蒲公英，这个工程可不小。张校长仔细观察着操场。教室门前留出五米宽的空地，筑上几个花坛。甬路南边那块场地种上车前草，蒲公英点缀其间。东西两侧安上足球门，篮球架放在一进大门朝东的地方。这样设计既不影响学生锻炼，整体感观也好。他幻想着蒲公英花开满校园的时候，操场如同一个天然的大花园，孩子们在花园里读书散步嬉戏.....

他与马文英商量，怎么办才能完成这个工程。马文英说这事她包了。张校长将信将疑，等到蒲公英冒出头的时候，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马文英竟能号召全村的妇女，农闲时从山上挖回蒲公英。这个春天，人们不再用蒲公英蘸酱吃，就连放牛的孩子都知道把挖来的蒲公英交给张校长。一个人挖不了多少，全村人行动起来，那数量就可观了。

夏不知不觉融入到这感人的场面中。她从不同的人口中听到有关我的故事。这个姑娘和我还真有些相似的地方。

她顺着江边来到孩子们打石漂儿的地方。不见其他孩子们的影，只有露水站在水里，握着一个空罐头瓶。岸边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，很光滑，孩子们都光着脚丫在上面玩。但要留心零星的碎玻璃，露水就被扎伤过好几次。露水上了岸，两手各拎着一个罐头瓶，瓶里数十条小鱼儿在游动。他



把鱼倒进筐里，往瓶里放块玉米饼又下到水中，没事儿一样回到岸边。

“这是你捉的鱼吗？”

露水点点头。这些鱼不过两寸来长，此时已经肚皮朝上翻白了。他虎头虎脑，大眼睛亮亮的，仔细打量着夏。夏被他叮得有些不自在。

“老师。我想回学校念书。”

“嗯？”

他抬起头，歪着脑袋，眼睛一闪一闪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来上学呢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爸爸开了个小卖店，家里没人照顾……”

“明白啦，孩子。你捉鱼是自家吃么？”

“爸爸说城里人口味怪，要我到城里卖……”

夏望着筐里的小鱼儿，心里觉得沉沉的。这些小东西因为贪图眼前一点食物，竟然丢失了自己的性命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就像那些家长，为了现时的一点利益竟然放弃了自己孩子的前途，这太不值了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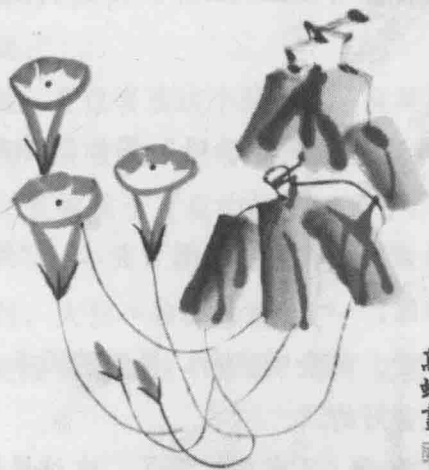
露水又下水取出两罐鱼来。原来，这罐头瓶口用皮套钩着个漏斗，是酒瓶脖颈那段，嘴儿冲里。村里人管这叫“鱼捂子”，放入江底，口顺流朝下，鱼儿觅食上游，钻进去就难出来了。露水说这办法很有效，鱼咬群时，一天能捂二十来斤，至少能卖百八十元。这江里的鱼格外新鲜，城里人特别



喜欢吃。晒干的鱼，口味完全不同，比鲜的还贵。露水麻利地挤着鱼肚，又晾晒到鹅卵石上，语气中洋溢着骄傲。因为有些兴奋，黑红的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夏皱了下眉头，然后转过身去，专注地望着水面，水面波光粼粼。“我们一起放这只小船，好吗？”早已叠好的纸船，在她纤细的手里，显得那么洁白可爱。“我们许个愿，让小船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，好吗？”夏不想在孩子兴头上说太多。

船随波而去，漂过稳水，遇到急流，很快消失在视线里。



高虹畫

長白山
作家文丛

